

憲章外史續編

萬曆注畧卷之九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辛卯十九年正月諭選宮女三百名○時當廟亨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戶科陳尙象薦起清望
諸臣鄧以讚許孚遠朱鴻謨楊時喬丁賓顏素蔡悉
喬應春凌瑄衛承芳王紹先蕭汝芳允之

三月彗星見胃宿度尾長尺餘復見室壁宿度尾長
二尺○閣臣王錫爵歸省○宋纁病求罷○纁商
止人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代纁爲戶部欲

振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美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美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沾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

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
儆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
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
之政遂衰。人咸思宋纁之言。○兵科王德完劾奏太
常卿郭東蓀劣。少卿唐鶴徵傾險。有玷清秩。下部覆
看。東致任鶴徵調南京。○應天巡撫李涑叅奏蘇州
知府石崑玉下巡按勘問。崑玉清直循吏。郡人誦之。
閏三月。慧見。○驅逐遊僧密藏等。

夏四月。吏尙書宋纁卒。

陸光祖代。

五月。上諭科道。邇來風尙賄囑。事尙趨附。內之效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前者天垂星示群
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
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至於鬻
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聞官中府中
事皆一體汝等食何之祿受何之爵旁觀趨避無斥
奸去佞之忠職任何在南禮部主事湯顯祖應詔上
言臣子本心自有忠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皇上
威福之柄潛爲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公爲
時行所得耳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取富貴而已
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

邪皆此具也。首發科場欺蔽者，非丁此呂乎。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敎吏部尙書楊巍覆而去之。終言邊鎮欺蔽者，非萬國欽乎。時行不能隱其脏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又有年例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歛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卽如都給事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所過輒受官吏公私之金，無計迨至杭州，朝夕西湖，不記經畧荒政是何職名也。已而廣買薦舉，每薦可五十金。又暮夜爲鬻獄，得數千金。未幾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臣謂皇上可惜者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爲私門蔓桃李，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皇上恩。人材可惜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法度可惜也。前十年居正剛，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時行柔，群私人靡然壞之。皇上之大有爲可惜也。皇上別諭都御史李世達，謹守憲令，簡滌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豈惟天變永消，臣且謂奏泰階之符也。

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維以洮河失事謝愧。

○蘇松湖廣大水

七月吏尚書陸光祖乞致仕不許。初光祖爲選郎尚書嚴訥深所委重。嘗言吏部而樹棘扃門。何以詮次天下士。及秉銓日。方嚴絕干請。曰我不忍負嚴公孫。丕揚趙用賢沈思孝。皆昔議不合者。悉推擇起之時。行意漸忤。每日吾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某昔爲郎。文貞知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始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何望之深也。冀時行密薦趙張得免。光祖甚非之。錫爵曰。詞林鱗次有例。光祖正色曰。宰相非椽史。何可例進。繇是閣部幾成水火。○司業劉應秋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錢一本各疏。

列時行罪狀俱留中。福建僉事李瑄奏狀時行十罪并劾錫爵。感時行援引之情。使皇上疑言官皆爲陰私。同惡相濟。疏下部科。叅看各衙門會題。李瑄實肆傾危。命革職。○山東主考預傳李周策。楊鳳至是禮部題請果屬二人。御史李唐劾奏。命罰禮部司官。八月太白經天。○除庶吉士八人於翰林。七人爲科道。○上允時行密揭。以趙志臯張位名下部。尚書陸光祖執奏曰。閣臣例當會推。兩臣之賢。卽不負所舉。然一聽密薦。恐開徇私之門。上曰。元輔至公。允從所請。後不爲例。○尚書石星改兵部。楊俊民戶部。

○初山東大旱蝗蝻爲災德平知縣崔士榮爲民請
於撫臣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千餘人載敗禾
畝蝗走撫臣所呼冤洶洶幾亂應昌遂劾奏士榮給
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
邇來下吏可以秩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上是之
士榮方舉卓異部覆改調○遼東巡按胡克儉叅論
總兵李成梁去冬入犯賊二萬虛張曰二十萬賊二
十八日出境先報二十三日出境大將統兵束手會
昌無寸土一民伏屍盈野哭聲載道問之咸云往年
副將曹簠好戰爲其所忌而陷以罪今日誰敢一戰

既不肯戰。保守城池足矣。今春全無虜犯。忽議出塞。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旄倪二百餘顆。回兵有賊數騎。一呼李寧策馬先逃。及至鎮清市。夷回大肆殺虜。以致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始捏爲克毛火等入犯聲息。並解功到。大學士申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謙之疏。姑以書阻。止票聽勘。臣謂邊方有事。地方官互相隱諱。誰與通一線之脈哉。近日邊事。固壞於邊臣之欺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如徒知一將之罪當寬。不顧一方之生靈可惜。則見小遺大。輔臣不當如是矣。克儉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改節取媚。

世達自辨副都御史陳有年叅克儉負氣肆言着降
二級調外

九月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諭王家屏趙元輔
時行入直○王錫爵給假到家疏謝○李長春尚書
禮部○甲戌申時行力請放歸允之初時行每聞論
劾畧不介意其子私語顧允成謂當於古大臣休休
有容何如允成曰古之所容者賢今之所容者言也
○尚書趙志臯侍郎張位各東閣大學士
○南關酋及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於
途中刺殺之及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

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日構怨而勢益孤。○順義王
椿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
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
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卽椿力克兄安屯
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
○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議食者必曰
加徵。今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兵費乎。
州縣不下百名。徒供迎送爲道路之侈觀。或充快手
爲衙門之牙爪。以致應役者非積猾則遊民。冒領歲
額之脂耳。減其名數。增其工食。選強壯者充之。春秋

更番以一班在縣訓練一班赴軍門效勞。膂力過人謀畧出衆者。援爲將材。州縣皆精兵也。有司紙牘令其積穀。法非不善也。而應積之穀多取足於罪外之贓。徒充貪腹耳。莫若令有罪者定罪入穀。請按臣掛號印票登報。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不惟賢者可自見。卽有不肖者亦無繇自玷。積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十二月文選司郎中王教爲科臣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小人害公。下吏部議。汝寧久于清議降外。教仍供職。

二十一年正月計外吏吏部特舉清吏二十一人○
延綏總兵報擊虜斬獲功○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
宣預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繼
各降罰戶科孟養浩申救廷杖一百爲民兵科張
等六人合疏刑科陳尚象御史鄒德泳賈名儒郎
中董嗣成各疏上并獻可俱着爲民

二月寧夏唃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父拜嘉靖中來
奔驍勇立功歷都指揮使萬曆己丑積功自叅將加
副總兵到任承恩襲職党馨爲巡撫不能輯軍承恩
與土文秀等皆怨至是月鎮戍請冬衣月糧弗給承

恩遂激衆亂。推軍士劉東陽爲長。晨入帥府白事。總帥張惟忠驚悸不能語。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罄匿水竇。獲殺之。惟忠縊。東陽自稱總兵。承恩許朝爲副。文秀字雲叅將。挾慶王代請。分兵掠城堡。惟平虜叅將蕭如董堅守。副總兵李駒馳入靈州守之。總督魏學曾移師小鹽池。賊李雲招虜騎攻城堡。如薰射殺之。本兵石星以總兵牛應亨老起麻貴爲副。與李駒等營於鎮城之東西。賊屢出搏戰。遊擊俞尙德被殺。賊耳言求款時已推朱正色爲巡撫。而耳肅巡撫葉夢熊亦請討賊。遂與總兵張傑並集城下。賊再召虜

圍靈州牛秉忠中流矢幾死張傑入城諭降被囚頓
兵數月迄無成功詔賜總督魏學曾劍

三月賜進士翁正春等○王家屏致仕○吏部推補

請官饒伸萬國欽不許選司官盡黜爲民陸光祖失
上意適會推閣臣首光祖上曰可見請推之意矣

光祖遂罷○追奪吳時來謚補御史楊爵謚忠介

夏四月起李成梁征寧夏不至以其子如松代御史

梅國禎監軍○張位行取到京○虜王縛獻叛夷賞

王及滿官正北妓大成比妓不他失里銀有差

五月孫繼倫尚書吏部○甲子涼州星隕○督如松進

軍寧夏○遵化兵亂○議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爲中朝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關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某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度尙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昞棄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獲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援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

六月牛秉忠李駒等圍寧夏李如松兵亦至以布袋盛土填集登城賊力拒不能入內有百戶姚欽等約內應不克賊大僂同事人許朝開門欲逸不果賊始困

七月大常少卿王汝訓請親廟享不答○諭戶部雲南貢金加增一倍歲共五千兩尙書楊俊民執稱貢金原非舊制不可增多准四千兩○葉夢熊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兔遣酋犯花馬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祖承訓兵至平壤爲倭兵所殲史儒歿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

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
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閣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
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
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畧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
八月上念寧夏師久無功罷總督魏學曾以葉夢
熊代梅國禎備言寧夏軍情怠緩攻城軍士反喚賊
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城莫之
肯應有逃出者任賊人捉回莫爲救援營將被執上
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有旨着夢熊節制行事
得斬不用命者

九月大學士志皐言所處地位有五難主事諸壽賢
論志皐無識無才無量無局兵科許弘綱引蘇軾與
司馬光爭役法事以爲大臣能受善好賢故量大識
宏而感人至矣○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
浪兵亦至水侵北關城崩承恩許朝趨北關拒戰李
如松蕭如薰遂破南關承恩乃舍張傑下城請貸歿
夢熊許其殺劉許自贖承恩遂殺劉許及文秀城乃
下承恩謁梅御史楊文執之字拜闔室自焚
十月大學士張位上陳國是禮尙書李長春申請冊
立不報長春尋罷

十一月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蔭貴。劉承嗣、李如梓、楊文牛、秉忠各加級。有差。魏學曾致仕，是役也。人謂葉李實傾魏而攘其功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叅。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崔鑾故事，欲經畧東陲。志臯固畱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及宋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儉邪當斬。叅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

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逮楊應龍詣重慶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自效乃舍之

癸巳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入閣視事○增雲南

採金每年例進五千兩初嘉靖十三年定例歲貢金二千兩隆慶四年增千兩旋復停止至是始定○太

監張誠閱視三大營○增蘇松四府兵餉銀十二萬

七千兩有奇○辛自修尙書工部○徐元泰尙書南

刑部工科韓學信言元泰半年間秋而戶部管大倉

冬而都御史管京營春而司寇南中在在能辦未之

解也御史劉曰梧言元泰不二月而遷陳有年蔡國

珍不半年而遷。朱鴻謨不五月而遷。是建官與無官等也。○江西巡按薦舉人劉光卿、鄧元錫、學行純修，特授國子博士。鄧翰林待詔直隸巡按薦通判王升、馮行可，遙授博士。王敬臣，孝行真修，進奉訓大夫。行有司優禮。○大計京官考功郎南星秉正不阿，所黜多閣臣私黨。科臣劉道隆詆之，有旨切責。尙書鑰不服罪。左都御史李世達言：「諸臣無所徇私，雖鑰之甥、南星之親而皆黜，虞淳熙清修無過，楊于庭有勞西夏，故留。」袁黃以疵類僅處其所斥者，甚快人心。可以徵公論矣。有旨奪鑰俸。南星、淳熙于庭、黃俱革職。

爲民。○沈惟敬三人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栢易倭寡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恨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竚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逡巡莫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履水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遼人竊級。

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畧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并以一級叙。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腐首。朝鮮人恨之。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聞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元輔王錫爵以建儲爲請。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爲便。錫爵請以皇長子卽母中宮可不必。

以非出爲嫌。上復報云。豈敢背違祖訓。學前代之
假借。論禮部三子暫封爲王。以待將來。工部郎岳元
聲草疏將諫。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
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莊
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遲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
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維京疏云。皇上念及中宮
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
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
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扎咨之。
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

厭中外之人心。卒光祿少卿余杰。丞王學曾。儀郎陳泰來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謫戍。杰學曾爲民元聲允成。納陛得寬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張顧于陳暨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卽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閣。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三誤。上報云。旣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非有擁

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罪。於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爲言。上不允。

二月。儀郎陳泰來上言。臣歷官以來。覩京察凡四矣。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命。丁亥則楊巍自許。模稜考功。徐一楨主調停之畫。未有覈實稱情。邪詭盡屏。貪墨畢汰。如今春者也。虞淳熙素擅才名。楊于廷西功未叙。袁黃方贊東師。該部計品。取自上裁。劉道隆遽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道隆之疏入。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於擔當。諛風漸長。正氣潛銷。不可不辨也。有旨。泰來

屢肆欺君降邊方雜職并賈岩薛敷教于孔兼顧允
成張納陞各降州判官○石硅土舍馬邦聘攻其女
宜撫覃氏覃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
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
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東師
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謀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
歸路經畧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
黃幕客有馮仲纓者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
爲副應昌付論帖以往至咸鏡畱相外觀形勢單騎

突人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
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纓約
先還朝鮮。王子陪臣清正唯唯。隨令王子陪臣見仲
纓。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還。仲纓誑之曰。恐
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旣行。金相領健卒百
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通
倭結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
下。應昌叙功具奏。如松怒。揭仲纓賣倭宵遁。論以軍
法。并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
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綎查

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糧爲
久戍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
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畧疏請俟倭
盡歸量畱防戍

三月漂溺漕糧二萬餘石○溫純尙書工部○閣臣
王錫爵疏論進言受言之義不報○提督李如松駐
師平壤餽餉不給叅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
爲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
謀適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角詞意甚謹先是倭以
天正紀年至是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

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趣龍山。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閣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惟敬曰：「經畧提督殊憫惜，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長曰：「須天使至南戈會。」大閣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謝周梓徐一貫爲正副使，賁論帖往。惟敬先馳報行長。每長卽集平秀忠平正成諸酋於玉京，迓徐謝二使入。二酋曰：「必責我衆退還海島。」沈大人當送至釜山。

四月十七日倭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成行長狀上經畧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於

其下兵士大賴以安。黃應暘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馳度鳥嶺，逐之。倭人還兵復仇，遂攻下晉州。

五月，戶科王德完言：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萬，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矣。

六月，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壁。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將相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賁，乞封表隨二使入境。七月，吏尙書孫鑣罷。○彗星見近紫薇，詔勅大小臣

工

八月萬壽節免賀。○吏侍郎趙用賢於先年困阨時與倭宦絕婚。至是被許去位。御史趙標言君子負氣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小人伏危機於十年之前。君子遭陷阱於一瞬之頃。從茲以往。風化人心安所底止也。○東師歸。上諭本兵許封不許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趨謝表。

九月陳有年尙書吏部。○霍丘縣蛟變水溢。

十月李世達罷。孫丕揚左都御史。選郎孟化鯉以擅推張棟諸人謫爲民。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召輔臣錫爵面談。錫爵

後疏請豫教分別長幼再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
行人高攀龍上言正人一空群小得志斥楊應宿應
宿亦疏斥攀龍有旨各謫外御史吳弘濟辯高楊
邪正并黜爲民○起鄧以讚吏右侍郎辭不至

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畧宋應昌及李如松
等取回○南部郎譚一召言人心有偏蔽則不平輔
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
逐言官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部郎孫繼有言奸
臣敢於傾善閣臣果於容奸君子小人較若蒼素應
宿量降攀龍重處去留失平矣南部安希范言南星

化鯉之秉公。天下其惜之。用賢之剛正。天下其惜之。至如龔之清修。世達之練達。李禎之方介。天下又其惜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反蒙重黜。不能不歸罪於閣臣矣。以爲出聖裁。則閣臣乏弼違補袞之忠。若出於票擬。則閣臣陰快私意。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科臣選中立葉繼美亦言。閣臣有心斥逐爲妬賢。不能匡救爲竊位。有旨繼有爲民一召。希范逮問。○南京戶部郎唐伯元奏進古本石經大學。以正王守仁新學之惑誣。又請罷王守仁之從祀。聖廟以崇正學。又請升有若干十哲而退冉求。

甲午二十二年正月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至割歾尸殺生人而食者朕念之不遑寢食屢旨蠲賑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訕之時該地方別有急救方畧目今吏治不務講求荒政止以交際趨承爲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徧於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遇有盜賊生發故意縱舍以避失事之咎撫按官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上下相蒙朕甚憂之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欺玩者重治不宥

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疑不

凡舉止凝重。一日講官焦竑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玉牒成。○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河南盜起。

四月朔日食。江南巡撫朱鴻謨奏擒聚謀不軌盜。丹徒丁邦相。金壇趙州平。無錫秦登。太倉王士驥。上海喬一琦。常熟譚應明等。付所司卽訊。邦相等皆豪富子。放誕無忌者。惟一琦有武畧。後爲遼東裨將。從劉杜戰沒。

五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休遣行人護送回籍錫爵辭朝上疏一勸御朝云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勒百言一勸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二款最切○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辦事○選郎顧憲成黃縉坐會推閣臣有李世達名下旨切責科臣盧明詎代爲申辯並謫爲民陳有年來罷

六月雷火焚西華門

七月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於寧遠宋應昌待

罪都門予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
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留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
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
群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封之

八月孫丕揚尙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註缺時
人嘲銓部爲籤部

九月改顧養謙總河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東
虜復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
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
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

言中流矢歿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狂哭
聲震野把都尋亦歿○御史冀體疏叅趙志臯謫爲
民○虜酋火落赤卜失兔萬騎入延安

十月戶郎鄉廸叅白糧解戶本色不純下法司究問
科臣李先芳孫羽侯各言郎官一憑衙役恣肆需求
小民劫威掩口不報

十二月謫選郎馮生虞爲民○科臣林材叅祭酒成
憲三十年仕路一無善狀不足以辱成均有旨憲回
籍材謫外

乙未二十三年正月甲戌朔吏部疏請叙用罪廢諸臣

不允○倭使小西飛禪守藤原如安奉表入京有旨
從厚禮待以體懷柔遠人之意○大計覲吏有衡州
府同知沈鈇前糾發巡撫貪狀逮問遣戍仕林以鈇
屬吏墮上官共嫉之至是蔣時馨爲考功郎遂黜鈇
○陝西巡按李楠論原撫朱正色盜用官銀六萬無
從稽考○尙書孫丕揚趙煥各申救御史彭應參時
祭酒范應期家居其子淫毒一方鄉里爭欲殺之應
參巡至其地訟者千人應參下其詞於知縣張應望
遂縱民報復毆殺其子應期危逼自縊妻吳氏赴闕
訴寔應參於是被逮

二月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命臨淮侯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充使齎封敕。同沈惟敬往倭國。

三月賜進士朱之蕃等是科得內閣五人進士樊玉衡段然劉時俊等皆以循吏稱。玉衡清介絕俗。明敏惠愛。令崑山五年。日與家人惟食腐一方苞苴不入都。莫有薦者。其卒也人廟貌之。○戶科臣楊恂奏閣臣受賄辱國可愛。詔諭慰安閣臣。調恂外任。○元輔趙志臯求去。○總督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哮劉事。許以不灰。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尙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趙應龍就吏得貰罪。重慶太

守王士琦屬綦江令往宣諭。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如安國亨。太守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綦江縛獻黃元等十二人。論應龍死。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朝棟以土舍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

四月削總河尙書舒應龍籍。以河工久濬無成。祖陵水患不治也。○刑尙書趙煥罷。

五月李汶總督陝西三邊。○戶部董漢儒言。皇上殞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日增例金於雲南。則日造花絨於關西。不日蜀藩加貢扇一萬柄。則日楚王

加進糟十六鍾。最煩費者羊羝值三十萬而責之臨
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俞奏覆核。而葉
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舉利。
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閣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鬻
貨。○陝西巡撫田樂奏報斬獲虜首六百餘級。

六月大雨雹。江南大水。

八月遣緹騎逮不謹叅政丁此呂。先是都給事中楊
東明叅論右都御史沈思考。右通政李植。謂思考傾
張位。又番覆嫁禍陷志臯。李植假風水以傾時行。王
錫爵目之爲傾危。不亟去二人。必有以亂國。思考辯

日前吏左侍郎缺會推李楨呂坤上不用刑侍郎
缺推臣及朱鴻謨上用鴻謨協理戎政缺推李楨
及臣上黜用臣東明乃曰思孝方推不用何驟得
溫旨必有夤緣近者舒應龍爲民陳洪烈劉弘寶調
外張貞觀彭應參爲民皆別奉旨東明則曰思孝有
意傾陷乞下都院請正有無欺罔之罪戶科鄒廷彥
亦論思孝奸險上怒廷彥罰俸東明降三級調邊
方御史趙文炳奏選郎蔣時馨受賄上嚴責吏尙
書孫丕揚指實丕揚具言時馨無受賄事封進原卷
原單呈勘時馨自辯曰今日朋謀亂政則左都御史

沈思孝是也。思孝恨丕揚秉公，欲擠之去。故熾文炳
論臣前者大計，註考叅政丁此呂不謹。思孝與江東
之力庇之，言於左都御史衷貞吉，恐嚇御史甘士价
屢言於臣，恨臣不聽，欲甘心久矣。吏侍郎劉東星憂
思孝，思代其位，結江東之劉應秋，徧告吏司，必以屬
思孝爲言。高桂屢求選司，劉應秋屢有請托，臣皆不
從，故合謀傾臣，造款。上怒時，馨瀆辯發爲民，丕揚
亦摘叅曰丁此呂不謹之臣。思孝稱其建言有功，獨
疏救之，深爲可異。御史強思疏劾李三才江東之考
，籍斥此呂二人以失黨爲恨。今傾時馨爲此呂雪恨。

也御史馬經綸亦言朝廷爭許有端遂命逮此呂○
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再危
我也請以白就更償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
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
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爲諸
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卜子白以盡
飲毒周死故續爲之請云○加建州酋奴兒哈赤爲
龍虎將軍○勲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
在在索賫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餽美女二三
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

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墮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機聞於朝，臣工閔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限渡海。

九月，准復建文帝年號。○御史趙文炳復疏蔣時馨原非清廉之士，馮從吾、強思等強言蔓引，去歲陳有年出都，止有三損。臣欲繪圖以風天下。今時馨去，自

京抵灣車輛船載人所共見○崇信伯費甲金隱匿閹客用家財革任○兵部司官以誤推被劾武臣着降三級調外科道張同德區大倫以失糾革職武選主事陳楚產張集義雖奉差在外一體降調○又論近來兩京科道徇私附和結黨抗違將六科都給事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各降三級調外五城御史夏之臣等各降邊方雜職○暴司禮監太監張誠罪惡繁孝陵司香籍其家○陝西巡按林道楠奏梟臣李根挾私抗倣時根以廉自見欲同官盡卻交際也十月虜犯西寧叅將達雲禦之斬首六百級○貴州

巡撫林喬劾巡按薛繼茂貪淫酷暴杖歿守備以下
官及軍民無數。賍罰餽賂金銀及需索器皿以至杉
板奸宿妓女及門子厨役妻種種可數。狼藉當誅。下
部議。○湖廣巡撫郭惟賢特薦異等佐領官員

董其昌云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
格黃霸起於卒史薛瑄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
丙吉出於獄吏此韓琦所以度外用人也。今臺察
薦剡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刻况椽史卑吏何望
吹噓上天乎郭惟賢此疏誠厲世磨鈍之舉可爲
天下撫臣法

丙二十四年正月再謫兩京科道耿隨龍三十四人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上方震怒舉
謂莫敢言疏入人謂必有廷杖嚴譴賴聖度優容而
經綸亦直聲大著尋斥爲民

二月兵部題遼東斬獲功擬董一元封伯爵大學士
趙志臯言封爵大典請自上裁遂寢之尋以麻貴廷
綏報捷志臯等各廕子

三月丙子軋清坤寧兩官災○劉綬破虜於莽刺州
○故侍郎趙用賢卒用賢負氣直任不爲當國者所
容受訐去國人爭惜之○謫部郎朱長春樂元聲爲

民○御史況上進奏爲行取在邇採訪宜慎

六月該意伯劉世延出教於畱都通衢言倭虜交訐
竊相誤國募民輸財准首功題叙○太監田義奏御
前左右宦妾 聖怒責遣死無虛日近因訪楊山女
熾火鍛鍊或成灰燼罪及守門又斃幾命怨氣冲天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科臣劉道亨劾南刑尙
書趙參魯

八月吏尙書孫丕揚疏言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以
沈思孝爲謀主旁結周孔教劉道亨共逐時賢明作

一綱打盡之計。臣謝病一年矣。主恩固深。臣禍當避。亟思首丘爲幸。位亦疏辯。有旨諭內閣。丕揚因疑使氣。全無大臣風度。屢疏乞休。乃矯情飾譽。原非本心。政務皆朕獨斷。何所倚借。可傳示二輔。同寅協恭。共保太平之業。丕揚再疏求罷。卽允致仕。○下劉世延南京法司問。○奸民王錦亥稱故祖王弼家財寄楚王府庫藏。差官查取無驗。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

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告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畱石、蔓子兵於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畱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非衆皆謂真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

六卿分職。成相承天。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
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
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
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奈何輕
之。若此。一日科道漸輕。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
銷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渾勾之故。西臺東
省。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閣。苟有可言。豈必羶
謀狎。狼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國是將何定乎。一
日撫按漸輕。一日進獻漸重。匹夫熒惑。厥有常刑。王
門戶捏無影之異寶。欲騙久絕之侯。張主簿賺無用

自鹿欲復已褫之官。臣下糾之不聽。大開受獻之
門。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日內差漸重。太祖戒
監不干外事。何其嚴也。濫觴於正德之季。世宗
掃而空之。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宴如。邇
來中使紛然肆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有查店房
者。乞請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籍京弁以營
京弁籍。左右以罔利。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豈朝紳盡誤國臣乎。○錦衣衛奏補力士四千餘
名。餉銀十萬。○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西各開礦○太學士陳于陞卒○詔採木於四川○
卷事邢雲鶯言大統曆推測漸差請改曆元○吏部
大選廢○給事中戴士衡疏論內豎陳增招權橫行
漸不可長乞賜杜絕以遏將來○河決黃涸口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議濬沂河以濟徐邳運道砌
歸仁堤以護陵寢○河道尙書楊一魁請緊要水
司官行久任

丁二十五年正月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
縣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激變蕃
祚願其土俗治開募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

定一方之變云○兵科徐成楚奏報倭情緊急奸臣
黨蔽天聰謬謂祇爭禮文○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
國就盟退兵不許○謫科道耿龍李宗延等二十三
人爲民○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土酋奉赦搆殺
巡撫陳用賓下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不樂用兵檄使就和罰治以仁誘廷瑞縛之以捷聞
請改順寧府流官大侯州爲雲州先著坐逮死獄
二月以蔡國珍爲吏部尙書○再議東征先是總督
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
於清正成功爲清正所拒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

石星相訐刑尙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
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於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
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爲總制麻貴爲備倭大將軍
楊鎬爲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爲贊畫○煖兔入犯遼
陽塞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刑
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
害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陝西督撫李汶以河
西番族歸降上處分事宜○冊封日本正使楊方亨
直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敬主張於六月渡海○

月至大板秀吉受封之時。委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次日至寓。稱感戴天恩。翼日向惟敬貢備朝鮮禮文。欲候上命處分。惟敬卽叱其非。臣語惟敬封日本原爲朝鮮。得隴望蜀。豈在責備朝鮮禮文而已哉。封事恐終無成。因奏呈石星私書數函。見星始終期封事之成也。九卿科道錄犯人愼懋龍口詞。言孫總督遣人偵探。清正並無求封意。犯官李宗城誣稱惟敬已娶倭女。表文皆惟敬僞撰。有旨命逮惟敬。石星四月杭州大火。○御史陳燧言吏部大選掣籤與會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弊。

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解鎖匙及便
昔變法之議所錄起也

五月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
并調薊遼宣大川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
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
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
○擺腰台吉糾衆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
貢每年討賞近且聚兵執氣矣當相機堵勦以示
○謫科葉繼美王佐儀郎蔡宗明等爲民

六月戶科程紹極言開礦事變多端請開

章滿公車，惟紹描寫宛至。凡三四上，語無雷同。○
漕積銖與總河楊一魁各分意見，銖逐徐州判官程
潮沛縣主簿強性寬。一魁稱其功有可錄，銖奏河臣
偏執私庇屬官。一魁言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
於黃河南徙。臣設法疏導，漕艘既濟。漕臣褚銖謂黃
壩不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入秋以來，自
鎮口涉浮橋，繇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雕水下徐漢，
抵黃壩及碭山，看得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
一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高踰歸仁，不啻數倍。惟
歸仁之北有白洋等五河，潞人運河勢如建瓴，直衝

歸仁 祖陵萬無足虞也。海河泥沙墊高。無過
塞決引河。是以有限財填無窮巨浪矣。○泰山崩
一里餘。○戊寅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罪
已詔於天下。○庶吉士劉剛上疏謂天災重見。謹
告可虞。誣侵趙志臯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訕及首
輔。以考察鑄秩劉竟恚成議者惜之。

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卽指斥乘輿不顧。而况比
事主者乎。庶常無言責。忠憤所激。抒此危言。可謂
詞林之表表者。

洗馬鄒德海。僦沒官宅。掘取埋金。爲東廠所發。梟

况上進疏論爲僞學盜臣有旨追賊革職

七月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管釜山清正營西生浦梁

山當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張位請屯田於開

城平壤朝鮮王以峽嶠爲辭議寢○副都御史張養

蒙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正心而强求於

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陛下成心有四一日

好逸朝堂倦於時御章奏倦於批覽臥起倦於晦明

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

察采莫舉其職一曰好勝厲威嚴而寵愚智喜諂諂

而惡慝直厭封駁而樂傳宣一曰好貨以聚饒饒

公以投獻爲盡節。珠玉豐於帷幄，錦綉侈於篋笥。林大盈竟爲誰積也。○都御史魏允貞言：召變致亂，咎在輔弼。欲上一賜詰問，內閣張位、趙志臯各疏辯。○按臣勘實寧夏河西功，加李汶、李如柝官。○玠令楊元執沈惟敬以絕倭和議。元就惟敬管執之，致貴營。玠遂薦元運用如神，生禽逆奸。

八月，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倭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遣人衛楊元，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

此貴止之。玠召叅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廟廷主畫。
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毋泄。
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
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
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綏於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
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
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瀝觸瘴死者過
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松板爲奇貨。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責
動兵有華靜候處分之實行。長正成尤清正輕舉。

進玉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成貴報書。稷山大捷。應官擢曰。僞將惟敬。手書而退。青山嶺。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官。恇怯不親。解惟敬兵科。侯慶遠叅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官請戍天津。副使許承。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邢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修撰焦竑爲
自是
子講官。進養正圖。

十一月。以御史陳劾爲監軍。兼按遼。刑玠疏請。參
清德州倉米堆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料。

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故尙書楊兆孽孫與其叔爭產。自言其祖藏金甚富。有夜明珠溫良蓋等異寶。特遣內官籍其家。得銀二十萬兩。其孫仍以奏事不實發邊。逮永成。

十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安南故王族黎惟潭乘莫氏之亂。奄有舊土。奉辭乞嗣服南荒。總督陳大科以聞。部議請授以都統使。轄治一方。從之。

戊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御史葉允盛奏請補。名臣侍郎張元。顧祭酒胡儼。大學士解縉。

董其昌云請謚與請卹不同卹典恩及子孫謚爲
而防其濫謚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愈定
若槩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爲平矣

兵科郝敬奏

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分置七十八

衛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爲表裏而屯兵
歲久漸消人鮮知者有司派以馬戶撐船運米等役
極爲繁難寧夏之變各餘丁願隨征以免前役若
十六家共出一丁亦萬人矣所謂寓兵於農不煩募
募者也○吏科戴士衡參考功卹自所知受賄賂
民

二月御史劉餘澤奏人情傾險白蓮左道在在倡化
已爲亂徵不可不防之未然○經畧邢玠使李大諫
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約和而
率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
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
第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
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詰朝如梅至攻
之不拔盧繼忠獨破太和江寨如梅忌之調之南關
翌日倭以女子誘戰伏兵衝解生兵解生大敗又二
日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

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此新正初三事也清正縱
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
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
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
人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
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
怒驗進退實情并取鎬所駁陣亡兵馬冊封進○邢
玠奏稱蔚山之役取城破寨擒斬焚溺賊酋不知碎
首何所撫臣楊鎬親臨行陣冒矢石而不顧尤人所
難詔獎美之

三月賜趙秉忠等進士。是科內閣四人。○禮部等臣奏請皇元子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時月。諸臣要挾意欲何爲。

四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歿於陣。詔李如梅自朝鮮馳還代之。贈如松寧遠伯少保。○兵尚書蕭大亨巡閱事竣。奏言甘肅夷落之情。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仇殺。而不至相合。卽卞莊刺虎之術。充國携羗之計也。○兵部題征倭之兵。水陸共九萬。限五日抵朝鮮。陸將麻貴。劉綎。陳璘。水將周于德。鄭之龍。○科臣戴士衡指呂坤圉範圍說。上言

苑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爲鑒戒。戚臣鄭承恩疏辯奏。進憂危弘議一書。參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官嬪有強諫者。上意釋。二臣皆謫戍。○吏尚書蔡國珍罷。斥司官王就學爲民。四司官馮養志等十六人悉調外。○存問尚書陸樹聲。

五月兵部題楊元南原之敗。亡軍二千七百。馬三千。○陝西督撫田樂李汶奏海虜入犯鎮海。都司余世成奮勇血戰。當畧其輕敵之過。巡按于永清劾世威。

挑禍啓釁將官殺盡車馬全損

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奏貪猾楊鎬喪師釀亂權奸
張位沈一貫結黨欺君蔚山之敗隱漏不以實聞鎬
于倭至則棄軍而潛逃兵敗則議屯守以掩罪李如
梅凌虐將官淫掠屬國既已債事乃復冒功輔臣答
鎬書位有利害禍福與君共之一貫有後來疏須先
投揭而後上以便措手并錄御史汪先岸論鎬擬票
審中之旨密緘示鎬自有東事以來陣亡已逾二萬
前後費餉六七萬鎬有媚倭將清正私通書鎬當罪
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八

上覽奏大怒。下部院議。內閣趙志舉請行動。科臣
完璧徐觀瀾交章論位。位乞矜察處分。上曰楊
乃卿密揭屢薦。奪情委用。今朋欺債事。忠義何在。
准開住。尋削籍。○差內監李敬採珠廣東。○部推
慶遠勘東征軍事。上不允。特旨用徐觀瀾。○戶科
郝敬言籌邊至計。惟屯田積粟塞下。自屯政廢。廣
輔東南。大江以北。昔稼穡之場。鞠爲茂草矣。係上
田十六事。設專官立界。則廣召募。管廬舍。先佃
溝壑。輕額稅。立戶籍。禁請討。杜爭奪。信命令。而尤
于懸賞格。四方豪傑。有能自備工本督率墾田數

者以指揮千百戶冠帶差等而遞酬之以至貲卽援
例良家子廁名學宮武職陞級一切以墾荒爲招人
必爭赴矣田野旣闢則生聚日繁什五而簡閱之何
患乎無兵無食哉御史趙之翰劾奏張位授意戴士
衡造書假手朝必與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
蘭萬建崑皆張位私人下部看議部覆楚先未聞私
交應秋亦非脂韋依人者作原有粉榆有旨楚先傳
閑住應秋調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改萬世德經畧
朝鮮監軍陳効專駐朝鮮紀察功罪○李戴尚書吏
部曾同亨南吏部用樂兵部周世選南兵部楊一桂

工部陳有年南院都御史○贊畫丁應泰獲朝鮮
申叔舟海東紀畧一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偽朔而
書永樂宣德正朔於偽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
鮮求地於玠玠許之具題以寬莫夾江洲地畀予應
泰上疏摘發李崧奸狀有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
麻貴趨清正董一元趨正成劉綬趨行長陳璘水陸
趨海

七月邢玠請免東事行動不許○陳有年陸光祖俱
卒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太監陳增不法事有旨增

策勵供職宗堯速問○劉綖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綖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綖而綖詐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日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斫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僞綖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綖驚愕置壺觴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綖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容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

縱巾帽、縱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縱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縱璘互相訐、揭玠槩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聞報、大罵諸奸、叅奏四路喪敗。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一貫懼、賄王熙官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上乃釋。

威復召一貫入朝。而臺省急攻志。臯註籍不出。○潞王私出城慢遊。撫臣以聞。太后慈諭訓誡之。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宴建州進貢夷人奴兒哈赤等。○邢玠奏報劉綎焚倭巢六十餘。

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歿。諸酋久有歸志。玠歛軍中。金駒諸酋隨之渡。

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卽縛之以獻。

俘云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違
茅國科假官齎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僞奏膚捷一
切奸狀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應泰始功有旨應泰
回籍聽勘○勘科徐觀瀾亦抗疏叅一貫大亨玠世
德四覓黨和賣國疏至長安尹侍郎張養蒙尼之不
得上觀瀾復疏言師中積蠹閫外虛文弊端種種臣
未勘者尙十五營抱病未歷臣不敢遠避嫌怨以妨
軍政時觀瀾方駐遼造冊俟冊完復命身歷金山蔚
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

亨危之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代而中外遂莫敢言○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坪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虐執讐民守鑾羅承恩等戮其子女備極慘毒貴州巡撫江東之請兵防禦四川巡撫譚希忠請於合江綦州各置遊擊一員○安南黎惟譚進代身金人自以黎氏世孫恢復舊業也○太常少卿傅好禮奏劾假官抽稅有旨假官逮問好禮謫典史太常卿吳定疏救斥定爲民○田樂以恢復松山報捷有旨加少保

己二十七年正月御史許聞統論國體之褻內帑兵
侍郎李楨不宜借條陳以陰爲張養蒙陞遷之地更
侍郎裴應章不宜含糊兩端不爲工侍郎徐作祭酒
劉應秋執奏使朝廷無悍臣有旨謫外○御史牛應
元疏論會推大典其畧云陽以黜用之權歸皇上
而陰以皇上黜用之權爲已用蓋吏部自楊巍後
冢宰皆與內閣不相下時文選郎數見譴逐銓部幾
爲懼府是年主察屬員外甕幼金適上將四司告
假官一筆行勾幼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吏部以
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名上鍾文以去輔張位私人

爲御史劾去。敬循有戶尚書楊俊民援。竟得考功。應元所云蓋謂此。

二月分差內官。暨祿等各省收稅。○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逮。○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薊遼總督耶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歿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効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群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至南原與萬世德對坐。舉茶遽仆。頃刻歿。

董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歿因而情歸非戰之功也。應泰以玠爲賂倭科臣卽以應泰爲黨倭。豈爲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可惜矣。玠謂效之歿爲應泰所逼不勝忿懣以激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郎署豈受應泰凌躐且歿哉。卽言觀理是非自見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應龍拒令迎戰於飛練堡。國柱歿。師盡殲。應龍初無意反。旣覆我師遂不可止。於是朝議以郭子章爲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征。

南吏侍郎李廷機以民瘼不堪已極請節省浮羨不傷財不擾民爲收時急務不報

三月義勇衛官侮閣臣沈一貫於端門詔逮問之○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卽日解印去官○戶科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鎮卽危礦市爲患太烈見捷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降爲典史未幾臨清百姓擾亂毆稅使馬堂幾死朝廷之威大褻而見捷言若左券云○歙縣監生吳養晦獻其祖吳守禮家財二十萬命內官魯保追之

四月浙江龍泉大水漂溺男女千人湖廣武昌大火
五月余繼登尚書禮部陳渠戶部趙煥南吏郝杰南
兵○郭子章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
士檄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內使高淮上言邊事御
史涂宗濬劾其越俎干政漸不可長益淮原非知邊
者叅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爲嘗以規鎮守耳宗
濬執奏遂折其萌○吏科程紹奏閣臣沈一貫票擬
錯誤一貫雖自認誤而修怨於言官紹竟以爲民去
國

六月楊應龍犯綦江游擊房嘉寵禦之誤焚火磚反

傷城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巷戰歿應龍縱囚焚掠盡
取財帛子女去退屯三溪正言爭界猶與曲宥時重
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
來總督乃得調集漢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亦無
遽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上聞蔡江破礪川貴
二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爲民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禽斬如刑
玠所奏玠廕錦衣世官世德廕子入監綖璘貴各升
級一元復職錡以原官叙用陳效亦廕子錦衣沈維
敬棄市

八月陝西狄道縣山崩成池平地湧出山五座○
科楊天民言虎狼之使橫噬人有土崩之憂○刑科
陳惟春言京畿之內羣奸滋蔓時奸宄雜居布滿都
寺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嚴衛士大
夫爲其奔走爲其所傾陷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聽
動直至某年爲侍郎喬允升杖殺之最後汪文官亦
師其故智遂貽縉紳之禍云

九月庚戌太白經天○福建建寧妄人吳順與人
潘應選誘衆謀反被獲

十月以稅使陳奉所奏逮推官華鉉下鎮撫司打問

○御史李炳備陳帑藏空虛之極○南鴻臚卿張朝
瑞疏言黃河西徙運道可虞○興國州奸民密揭土
人徐鼎等盜發古坟內黃金鉅萬着內使陳奉追進
十一月奉御潘相奏頒新磁式於饒州燒造○楊應
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鎮遠諸衛貴帥
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于
章爲諭苗雜言招慰賊黨○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
世德與朝鮮王李昖議留兵善後昖固拒不從曰不
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名
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強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

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
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成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
朝鮮苦遂議撤之

十二月禮科楊天民叅總督李汶殺降邀功致虜報
復大入葭州屠戮老幼以萬計寂然不奏○山東巡
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真

董其昌云邊臣欺蔽掩敗爲功所從來久矣而據
臣扶同不撫實上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
友朝廷孰從而知之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